

懷人集

魏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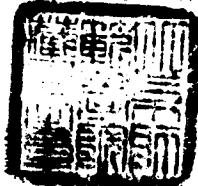
文化藝術出版社

怀人集

DE73/21

魏巍

文化艺术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7373

1117373

怀人集

魏巍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375 字数94,000 插页4

1987年6月北京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500册

书号10228·259 定价1.35元

ISBN 7-5039-0003 2/I·4



作者近照

作者手迹

鉛盞閏、走天涯。祖國愛、是我家。不著
戎衣真猛士，方野戰伴風沙。苦寒維
吉何足惜。當年遠征作半霞回首五為
揮汗赴石油如浪卷浪花。

為石油戰役而作
為士兵寫詩而作

一九八五年春月

魏巍

1983年春与江汉
石油学院学生在一起



序

这几年我写的散文一类东西比较少，这一点也可能会使关心我的读者失望吧。作家与读者之间通过作品的感情联系是很重要的，写得过少，也就会减弱这种联系。然而，经过朋友的帮助整理，也多少有几篇，于是编成这本小册子，算作对关心者的一点慰安。

这本小书取名《怀人集》，是因为其中多数都是怀人之作。这里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朋友和同志。他们每人都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值得我们怀念和思考。

另一部分，是偏重于和青年同志们谈理想的。北京有一个石油地质学校，一九五五年，他们的第一批毕业生出发到边疆勘探石油，我曾到这个学校为他们送行。我有一个送别词《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后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从此，我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个学校后来迁到湖北荆州，升级为江汉石油学院。一九八二年我又为这个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写了祝贺的信，就是收在本集的《希望你们丝毫不逊色于前一代的青年》（曾发表在《光明日报》和《湖北日报》）。一年后，石油部在江汉石油学院举行石油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他们很懂得群众路线，也把我发动起来，到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收入本集的《班门弄斧杂谈》，就是这个发言，后来发表在《高教战线》

杂志上。同时，江汉石油学院也要我在他们的师生员工大会上讲了一次话，就是收在本集的《和石油战士谈心》。令人特别兴奋的是，去年四月二十日，原北京石油地质学校 55 届的毕业生们，也就是我当年为之送行的朋友们，又在北京聚会了。他们在石油部举行了一个“为祖国服务三十周年”的纪念会。那个会真是令人感动极了。三十年前他(她)们都还是带着稚气的翩翩少年，如今都已是久经锻炼的石油战线上的坚强骨干了。会场上迎面贴着八个大字：“理想，信念，友谊，奋进”。两旁一副对联：“昔日登峰寻宝藏何惧艰难困苦；今时欢聚叙佳音仍是协力同心。”还有一条明晃晃的大横幅：“争风斗雨三十年”。那天，当年的校长、教师都来了，石油部的教育司长陈鸿璠同志亲临指导，同学们亲密地坐了一个半月形。会议由当年的团支部书记赵陵龄同志主持。整个会场充满了激动、热烈的气氛。我也在陈鸿璠同志之后讲了话，我看见同志们不断地用手绢擦着眼泪。本集里收的《这就是我们的哲学》(发表在《高教战线》上)就是那次的讲话。会上，天津塘沽渤海石油公司设计研究院的党委副书记、地质师田光道同志，将他获得的大庆会战标兵奖章赠给我；河北涿县物探局的工程师金文和同志，送了为我刻制的一方印章；我在《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中提到的那位豪迈的姑娘赵陵龄，在会上朗诵了热情的诗句；牟莺乔同志将半本纸色发黄的《中国青年》(上面载有《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那篇文章)赠给我留作纪念。这本旧杂志，她一直带在身边，保存了三十年，“文革”中由于小心收藏，才保存到今天。同志们的这种热情真使我激动万分，感激万分，相形之下，我觉得我自己实在为他们做得太少了！我把这些记下来，也是为了永志不忘。

当年志愿军的朋友，要编一本书反映文艺工作者在朝鲜战场上的活动。为了答复他们的要求，我就摘抄了在阵地上的几页日记，这次也收在这里。

现在人们的思想庞杂多样，每个作者都不可能得到所有读者的一致赞同。但是每种琴声也都会找到自己的知音。就让这本小册子去漫游吧，去寻找它自己的伙伴吧。作者既然编出它自然就有它存在的理由。

其他，不再多赘。

魏巍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0273/21

目 录

序	1
怀念与思考	1
当我接到《周恩来选集》	8
那边，延河上空有一颗星	13
我所认识的丁玲	21
醒来吧，丁玲！	26
才子·战士·学者	31
怀念瞿世俊同志	37
我们的时代需要千千万万雷锋	40
希望你们丝毫不逊色于前一代的青年	48
和石油战士谈心	52
班门弄斧杂谈	72
这就是我们的哲学	80
祝石油战线双丰收	85
明天曲	89
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	90
长篇叙事诗的重要成就	100

《徐明诗选》序	108
《生命之歌》序	113
《推涛集》序	117
《家园集》序	120
青春的诗篇	125
在一五五·七高地的几页日记	129

怀念与思考

毛泽东同志已经逝世七年了。今年是他九十岁的诞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他活着的时候，是不主张做寿的，可是如今他已故去了，利用他诞辰的机会，大家来纪念一番，凭吊一番，再度思考一些问题，该是十分有益的。

这首先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几十年来，他都是我们党的领袖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同我们党的历史，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同我们党和军队的缔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都是不可分的。究竟该怎样来评价他，怎样来评价毛泽东思想，这不是个纯感情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我们的革命历史，关系到今后我国的道路和发展方向。

关于这个重大问题，应该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解决了。这个《决议》是体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意志的。但是是否每个人在内心里都赞成，都认识得那么清楚，那还是需要继续来解决的。

在人的一生中，总是会有缺点和错误的；即使一个伟大的人物也在所难免。我们评价一个人，要严格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看。既不因为他的成绩掩盖他的错误，也不能因为他的错误，来否定他的成就。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和公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半个多世纪革命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同志确实是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领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杰出的领袖，是基本上完成中华民族统一和复兴大业的民族英雄。在世界范围内，他对援助被压迫的民族，挫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做出了众所周知的贡献。他作为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天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忠诚，革命的坚定性与非凡的胆略，丰富的智慧和斗争艺术，都是很杰出的。在我看来，至少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过他。他确实是我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足以自豪的伟大人物。但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没有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高度，不幸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他的队伍中的士兵，我深深感到痛苦和遗憾。我常常几十次地反复地思索着这个问题。我想其他的同志们也不会没有这种内心的经历。然而，我思考的结论是，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绝对不容否定。如果否定，那就势必会走到否定我们党，否定马列主义，否定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牺牲奋斗所获得的一切。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可能会使中国历史出现难以想象的大曲折、大倒退和大悲剧。同时，如果因为一个人晚年中的某种错误就否定他一生的勋绩，那也是不公正的。何况就毛泽东同志说来，他的历史功勋毕竟远远超过他的错误。小平同志说得好，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也许现在我们还在黑暗中徘徊。我们看看，在当今世界上，与中国国情大体类似的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那样的国家并不少呵，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革命真正成功的，马列主义真正获得胜利的，又有几个？可见马列主义的原理和一个国家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于此也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何等杰出的贡献！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身上，确实可

以看到一种卓异的革命品质。正象鲁迅先生所说，他确实是一个“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而且长期斗争证明，他是一个胆略过人的伟大的革命家。例如，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吗？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在绝对优势敌人不断的围截中，最后只剩下万把人，而且屡屡陷入绝境，作为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者，如果没有最大的毅力和坚定性，那是无法坚持的。又如，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以二十三万大军进攻延安，我方作战部队仅有两万余人，不要说装备悬殊，即只讲兵力也相差十倍以上。在这种严重形势下，许多人都为毛泽东同志的安全担心，劝他离开陕北，都被他拒绝。直到延安收复，形势改观，他才来到晋察冀地区。象这样将个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在惊涛骇浪中，有如高山峻岭一样坚定的领袖人物，确实难得。如果说这些都需要不同凡响的勇气和毅力，那么象抗美援朝这样的决策，就要有更远大的眼光和足够的革命胆略了。我在研讨这段历史时，深感当年建国伊始，国内还很混乱，各方面的困难都很严重的情况下，没有象毛泽东同志这样远见卓识、这样胆略过人的人，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而且，伴随着这种决心，他将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也送到这个胜负难知的战场。这都是非常感动人的。当岸英同志不幸牺牲后，同志们怕他难过，没有告诉他，他后来知道了，曾说：“为什么不告诉我？难道别人的儿子可以牺牲，我的儿子就不能牺牲？”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同志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六中全会的《决议》上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这样的估价是正确的。

我觉得，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作出正确的评

价，还要超脱出个人的感情看。十年动乱刚刚过去，大家都身受其痛。因而在评价我们的历史和毛泽东同志时，往往容易看错误的东西多，成绩就看得轻了。尤其在反右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受害更重，时间又拖得太长，留下的创伤自然很深。这也许是人之一生中最严酷的考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确实表现很好，他们依然对党忠心耿耿，立场坚定，毫无怨恨之心，对党对毛泽东同志仍然能够做出公正的评价。这种感情是十分可贵的。我认识石油部一个同志，名叫张永一，在我们多年阔别重新相见时，他对我说：“我是党的孩子，我过去犯了错误，母亲在当时认为我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就把我赶出去了；但是若干年后，母亲发现我的错误并不是那样严重，现在又把我找回来了。我非常感谢她。我不但对她没有埋怨，而且唯恐她伤心，因为我看到她已经受了伤，再不愿她更伤心了。”张永一同志的话，使我十分感动。五十年代我们相识时，他还是个青年，被错划“右派”后，受到很多磨难，现在是通晓好几国文字的副教授了。我们文艺界的老前辈丁玲同志，也是这样。她先是被打成“反党分子”，后来升级为“右派”，十年动乱中又从北大荒被抓进监狱，前后达二十余年，打击不可谓不重，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是她却对党毫无怨恨之心，当她又回到党的队伍时，曾经在文章中充满深情地喊道：“党呵，母亲，我回来了！”我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听到她讲的第一句话，也是“我感谢党”。人们从二十多年烈火般的考验中以及近几年另一种形式的检验中，进一步地认识了丁玲同志：她完全不是什么“右派”，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真正的左派，一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血泊与风雨中走过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我最近读到她的一篇《保持共产党人的本

色》的文章，文章中说：“我一向认为，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不论自己受过什么大的委屈，我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只能一往情深，而绝不能搞‘等价交换’。有的同志被错划为‘右派’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有的甚至弄得家破人亡，难道委屈感都没有一点？有这种、那种委屈是不奇怪的，未可厚非，但是对于一个人民作家，有责任感的作家、文艺工作者，对这点委屈应警惕，不能把这种情绪带到自己的创作里，更不应该摆出一副高踞于党之上的架势，或者债主的架势，在旁边指手画脚，指桑骂槐。”我觉得这话讲得好极了，这完全不是什么“以德报怨”式的旧思想，而是共产党人高度原则性的表现！令人遗憾的是，象丁玲同志指出的，把委屈以至怨气带到创作里来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在这样的作品中，往往不能正确地评价我们党，不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对于建国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流血流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否定过多，甚至使人感到，仿佛我们党建国以来没有做什么好事。有些作品把我们的干部，包括农村的基层干部都丑化得不象样子。我们的党，我们的工作，假若真象某些作品描写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甚至也不能支持到今天了。

六中全会的《决议》正确指出，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坚持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这样就无法解决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也就很难前进了。再一种就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尽管《决议》写得如此清楚明白，但有的人并没有做到口服心服。报刊上常出现一些文章，阳一句阴一句

地批判毛泽东同志。运用的手法一般是不指名，借口批一种所谓“流行的观点”、“流行的思想”。凡是错误的东西，不论是谁，当然可以批判，可是令人惊异的是，常常批的是正确的东西。例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也批了，难道这种精神已经可以不要了吗？难道今天干“四化”就不需要这种精神了吗？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是批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大意是，“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这话本身并没有错，而且是充满辩证法的。实际上是阐明“一穷二白”这种情况的两重性。即一方面，承认这种情况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有论述）；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这种情况所带来的有利方面，就象他过去讲的“乱子”的两重性，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等等。这有什么不对的呢？难道认为事物只有一重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就对了？事实上，这正是用形而上学去批辩证法，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益处。

六中全会的《决议》郑重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也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作为我们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的一条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又要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那就要很好地学习和实践。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太过分，而且是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林彪、“四人帮”又尽量向“左”扭曲，所以谈不到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没有真正学到手。近几年来，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错

误的影响，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人们又不太学习了。小平同志说：“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缺乏了解而又没有好好学习，这就常常是一些问题发生的根源。现在有不少青年没有很好学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有些搞文艺的青年甚至没有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难怪对一些错误腐朽的东西缺乏抵抗力了。在实践的问题上，《决议》也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今天的拨乱反正，并不是抛开过去的一切，把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边，而是在我们党长期奋斗所形成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去开拓和革新。小平同志对拨乱反正有一个很科学的解释。他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他还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我看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与今天实践的关系。

毛泽东，这位东方和世界的巨人，虽然已经逝去，但他却留给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它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烈火冶炼而成的一口宝刀。这口宝刀今天依然无比明亮。我国人民和青年，经过冷静的思考，将会更加珍视它、热爱它和熟练地掌握它，以便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事业中去夺取新的胜利！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四日于北京